

城
系列

连城花开

郎宇
LIANCHENG
HUAKAI

郎宇
著

用我一生，许你一座花开不败的城。

北方文艺出版社



连城花并

LIANCHENG
HUAKAI

郎宇

郎宇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连城花开 / 郎宇著.——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1.8 (城系列 / 梁玉玲主编)

ISBN 978-7-5317-2727-9

I. ①连… II. ①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9864号

连城花开

- | | |
|------|---|
| 作 者 | 郎宇 |
|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
| 封面设计 |  <small>http://blog.sina.com.cn/11design</small> |
| 封面插画 | 唐卡 |
| 内文版式 | 刘子杨 |
|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
| 邮 编 | 150010 |
|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
| 电子邮箱 | bfwy@bfwy.com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
| 字 数 | 589千字 |
| 印 张 | 39 |
| 版 次 | 2012年12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54.00元(全三册) |
| 书 号 | ISBN 978-7-5317-2727-9 |



目录

第一章	自是年少，韶华倾负	2
第二章	何处繁华笙歌落	12
第三章	静水流深，沧笙踏歌	27
第四章	苍茫大地，剑尽晚破	48
第五章	歌不尽乱世烽火	64
第六章	盛宴中饮尽千杯月华	76
第七章	斜倚云端千壶掩寂寞	93
第八章	任他凡事清浊	107
第九章	因梦而迷，因梦而生	122
第十章	因信而败，因信而生	136
第十一章	似此星辰非昨夜	150
第十二章	寄君曲，不问曲终人聚散	161
第十三章	容华谢后，山河永寂	176
第十四章	为你笑间轮回甘堕	205
第十五章	谁将烟焚散，散了纵横牵绊	221
终曲		232

【用我一生，许你一座花开不败的城。】

他永定五十年惨受宫刑，入宫成为奴役太监。

之后的二十年中，他凭借聪明才智，运筹帷幄，帮助皇子登基，辅佐他斗倒太后，抹杀东西两苑暗间死谍，挑起三藩叛乱，平定各路诸侯。

而他死后，蜀广这片神奇的土地，再无人能搏其左右，与之匹敌。

他一生从未走出皇城半步，但天下江山却尽在其掌握之中。杀伐决断，挥手谈笑间。

他死后葬于西陵南侧，受后人朝拜，以供香火。

只是蜀广的子民怕是不知，那墓中，没有繁华夺目寸缕金丝的珍宝陪葬，仅仅一块碧绿温玉伴着青青石棺长眠于地下。

泰和三十年，万里长空，傍晚夕阳光辉绚烂夺目。

泉帝站在归心殿最高点的白玉栏杆前，举头西望。

火红色的天边仿佛燃烧起一团火，带给他冰冷的身子最后一丝热度。

他苍白着嘴唇，手中紧紧握着一块碧玉。此玉原为一块，经巧手的宫中匠人一分为二，雕为对玉。这一块，他多年保存，另一人手中的，却早已长存于黑土之中。

落寞叹气，他眼中的光彩逐渐暗淡，口中喃喃道：“温润如玉，这世上也只有你，配得上这四个字！”

当夜，这位在位数十年的天子闭目长逝，临终前口中依旧叫着一个让他一生魂牵梦萦的名字。

幻风幻风，再等等我。

我来陪你了。





第一章 自是年少，韶华倾负

泰和六年的春天比往年迟到了许多，原是万物复苏，抽芽翻绿的季节，今年却寒风料峭，枯竭枝头的积雪尚未有半点融化的迹象。

阴冷的空气中透着一股紧张逼迫的感觉，缓缓浮动在白成一片的鼎新苑上空。原本由中州移植来的桃花算日子就该开了，此刻却冰雪成挂，死气沉沉。一群宫女路过，脚步都不肯多停留一下，匆匆绕过了赶紧走开。

苏幻风的锦靴踏进鼎新苑时，刚好看到几个宫女行色匆匆的背影，他在桃树下站了一会儿，想到新年时那个绝色女子在树下缓缓抽出匕首，刺向胸口的一霎，还是觉得心寒。皇帝身边最受宠信的女子，竟然一脸绝望地自裁而去。刺目的鲜血滑过匕首上精美的宝石，折射出绝望而妖艳的光泽。

生时三千宠爱集于一身，死后不过草草下葬，甚至未入皇陵。

不过苏幻风却有些羡慕她，无论如何娇美的女子，在这复杂黑暗的后宫之中，想要活着，有时候比死了更难。

淳熙快步从后院的角门跑过来，看到苏幻风，连忙行了一礼，“苏总管，皇上下朝了，此刻正发火呢，内侍监总管张公公差奴才过来，请您赶紧过去一趟！”

苏幻风默然地点了点头，一身锦带华裘在雪色映衬下，显得身形秀丽无双，貂帽毛羽纷飞，白皙的脸上黑眸如寒星，秀气的眉毛斜扫入鬓。面色微微一沉，他脚步一晃，快步向前走去，淳熙立刻垂首跟在他身后。

“什么事惹怒了皇上？”苏幻风声音清淡，听不出半分情绪。

淳熙脊背一僵，“早朝时奴才一直伺候在外面，因此所知不全……”

“哼，你现在越发精乖了！”冷冷扯动唇角，苏幻风半侧过脸来，“你不说，我就不知了？”

“奴才不敢瞒总管大人，只是……”淳熙心中略一犹豫，低声道，“听说是太傅沈大人因不满皇上不听劝诫，坚持己见，已经接连半月未上早朝，也没有递本子，皇上气得在大殿之中斥责他倚老卖老，还扬翻了今早上递上来的折子！”

“沈寄咏越老越不成样子，不过是仗着太后的势罢了！”苏幻风点点头。两人脚步飞快，出了鼎新苑，绕过三重宫门，又穿过悠长的深巷，刚绕过个弯，前面两个小太监正在道旁清理积雪，见到苏幻风和淳熙，都是一惊，急忙跪倒。

淳熙快步上前开了门，请苏幻风进去。

苏幻风进了畅心苑，还没等走到门口，就听到一阵“乒乒乓乓”摔东西的声音，一个年轻的声音嚷道：“如今都当朕是个摆设，是个活死人，哪个还把朕放在心里？索性全部都处死，也好眼不见心不烦！”声音一顿，又拔高了叫道，“你们这些狗奴才，还不滚下去传旨，愣在这里干什么？”

一屋子的奴才惊叫道：“皇上息怒，皇上息怒！”

苏幻风走到门口，只见两个浑身颤抖的灰衣小太监已被吓得面如土色，簌簌发抖，唯恐这龙威波及自己。他却不急，慢悠悠地整了整衣服，轻声问道：“皇上和谁在里面呢？”

“九王爷也在！”见是苏幻风来了，一个小太监明显松了口气，规规矩矩地回答道。

苏幻风点了点头，打起帘子进了屋。一股热气卷着香气迎面吹来，虽只隔了一道门，却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帘外寒风料峭，冰雪皑皑，内室却温暖如春，正中央摆着一盆火炭，墙角的几株美人蕉长势正好，是经仔细打理过的。外门出了声，偏暖阁早有人听到，一个锦衣太监弓着腰跑了出来，一见是他，嘴里先念了句佛，“阿弥陀佛啊，您可来了，快进去劝劝皇上吧！”

苏幻风一边解开裘皮大氅递给淳熙，一边慢慢扯动了下嘴角，一身宝蓝色的修身长衫，长发披泻而下，原就是最随意的打扮，却显得他十分洒脱自信。他也不急着进偏暖阁，竟然转过身踱步往角落里去，仔细地查看起美人蕉来。

巴掌大的叶子中间，竟然长出一根细长的茎，卷起一个拇指长的花苞，嫩绿中隐隐透出鲜艳的红来。

“总管，不进去劝劝？”老太监张固安苦着脸上前来问，眼光无奈地看向偏暖阁。

“这花是谁打理的？”苏幻风扭头问他。

张固安一愣，答道：“是小顺子！”

“叫过来！”苏幻风又转回头去。张固安脸色变得更难看了，按理说苏幻风官衔比他高，他的差遣是不能不听的，可眼下皇上盛怒，小顺子又正在偏暖阁里伺候着，自己这时候进去叫人，非挨上一顿狠骂不可。

正皱眉踌躇，苏幻风已经转过了头，见他一动不动，眼尾一挑，问道：“怎么不去？”

张固安真想往自己满是皱纹的老脸上狠狠甩一个耳光，请过来的人不但不帮忙，反而还有意帮倒忙。他咬着牙转身走到偏暖阁的门口，打了帘子放轻了步子悄悄进去，绕过黄梨木雕花屏风，只见地上狼藉一片，藩王和外国进贡来的玉器、瓷器碎成了一地，看着让人心疼。

泉帝坐在正首榻上，胸口不住起伏，想来是怒气未歇。他也不敢多看，冲着守在门口的小顺子使了个眼色。小顺子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最是精乖聪明，两人默契十足，当下点了点头，慢慢移到门口，从屏风后面闪身出去了，动作快得出奇。

张固安刚松了口气，就听皇帝问道：“是谁过来了？偷偷摸摸的怎么不进来回话？眼里已经没有朕这个皇帝了？”说着，手中把玩的一串玉珠当头砸了过来。

张固安吓得急忙跪倒，“回皇上的话，外面是苏幻风苏总管过来了。”

“哦？”皇帝抬起头，看了坐在一旁的九弟岱岚一眼。岱岚是他一母亲弟，两人年纪差了四岁，自小一同长大，风雨同舟，感情十分亲厚。

岱岚抿嘴一笑，吹了吹手中茶碗内的茶梗，轻轻饮了一口，一副世外仙人的潇洒做派，仿佛眼前一切都事不关己。

泉帝冷冷哼了一声，起身就往门外走，张固安忙跳起来替他打了帘子，只见内室角落里，苏幻风正问着小顺子问题，两人声音颇低，竟然听不真切。

“哼！都是些没有规矩的，来了也不知道进去请安，躲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做什么？”泉帝胸口气闷，无处发泄，看什么都十分不顺眼，立在门旁，声音冰冷地喝问道。

苏幻风扭头看了他一眼，笑咪咪地回答道：“皇上摔东西正摔到兴起，奴才不敢进去叨扰，怕坏了皇上的兴致。”声音一顿，又叫，“张固安！”

“奴才在！”张固安一个激灵，急忙走到前面来。

苏幻风点点头，“屋子里没什么摆设了吗？去贡品房传令，就说是我的意思，选手感轻盈质地细腻的瓷器、玉器、古玩搬来两箱，给皇上捧着玩，别找蠢重粗糙的，小心伤了皇上的手！”说完又扭过头低声跟小顺子说话，小顺子的脸已经白得毫无血色，声若蚊蝇般怯弱回答，态度十分恭谨。

张固安愣在原地，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苦着脸回头看向泉帝，似乎在等他的吩咐。

泉帝张口就要骂，岱岚却在他身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声音越来越大，到后来竟然捧腹大笑。泉帝瞪了他一眼，“什么事就让你开心成了这副模样？说来给朕听听，若是不好笑，朕罢了你亲王的尊位！”口气虽然强硬，但表情却分明软了下来。

“臣弟就说，偌大的皇宫之中，只有幻风能压住你的脾气，皇兄现在还气闷吗？”岱岚哈哈一笑，大步越过泉帝，走到苏幻风身边，“别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

苏幻风笑道：“没什么，这美人蕉我也养了两株，长势十分不好，今儿见了这花开得好，想学习下侍弄之法！”

“哦？”岱岚一下来了兴致，瞥着身侧的小顺子问道，“什么妙法啊？”

小顺子弓着身答道：“奴婢愚钝，没有什么妙法，只是换水勤些，尽量将它搬到有阳光的地方多晒晒，长势自然就好了！”

“也亏得你勤勉！”岱岚点了点头。

“多谢九王爷夸赞，奴才不敢当！”小顺子懂事地接口道。

苏幻风直起身子，慢慢走到泉帝身前，跪下行礼，“奴才参见皇上！”

“闲话说了一堆，这时候想起朕来了？”泉帝口气十分蛮横不满，别过脸去不看

他。苏幻风身子一动不动，就这样跪着，过了一会儿，终究是泉帝败下阵来，愤愤地叹了口气，“罢了罢了，起来吧，朕不是你的对手，自认败了！”

张固安在一旁使了个眼色，小顺子和淳熙两个小太监赶紧上前把苏幻风扶了起来。泉帝瞪了眼淳熙，哼声道：“又是你这鬼东西去报的信！”

淳熙瑟缩了下肩膀，“皇上别怪奴才，当时皇上盛怒，奴才是怕气坏了皇上的身子，所以紧赶着就去搬救兵了。路上雪滑，奴才连摔了几个跟头，几乎是滚着去的，也算是受了惩罚，皇上就别再罚了！”

岱岚在一旁又笑了起来。

泉帝指着苏幻风道：“瞧瞧你给朕挑出来的人，牙尖嘴利，朕都说不过他！”

“皇上还气吗？”苏幻风问道，声音轻柔，仿佛春风过耳，说不出的舒畅好听。泉帝认真地看了他一眼，低下头叹了口气，仿佛自言自语般说道：“朕是气自己，少年登基，手中权力不多，今日才会受这般闷气！”

“皇兄……”岱岚轻唤一声。

“皇上，”苏幻风面色平静，声音也是无波无澜，“手中没有权力，就要去抢，去拿，去争，在房间里摔东西，权力就会来了？”

泉帝微微一怔，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可是……”

“皇上用膳了没有？”苏幻风眼睛看向张固安。张固安急忙答道：“哪里有时间用膳？从早朝上下来就直奔着过来发脾气了！”

“差人备膳吧，这里乱成这样，就摆在御心殿吧！”苏幻风视线落回到年轻英俊的帝王身上，“奴才还有事，先行告退！”

“等等！”岱岚叫了一声，“臣弟和幻风一起走！”说着，恭恭敬敬地冲泉帝行了一礼。泉帝气了半晌，也有些倦怠，点了点头，挥手道：“去吧！”岱岚一笑，转身和苏幻风一起出了门。

积雪甚厚，此刻在阳光下明晃晃地亮成了一片，苏幻风将瘦弱的身子裹在温暖的裘衣之中，“九王爷有事要和我说？”

“真好，能听到一句‘我’，最近总听你‘奴才奴才’地称呼自己，我很不喜欢！”岱岚看向回廊角落的冰柱，声音清冷。

“奴才就是奴才！”苏幻风不以为意地笑了笑，“命由天定，哪由人来选择？”

“僖贵人的丧事，你已经处理完了？”岱岚又问。

苏幻风点点头，“是，遵太后懿旨，草草葬了。之前我叫宫女给她换了一套桃红色的衣服，那是她最喜爱的颜色！”

“你倒有心！”岱岚背手长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苏幻风脚步一顿，停在原地看他，岱岚也停住脚步一动不动地任由他看，过了片刻，苏幻风才低下头，脸上竟然现出神伤的表情，“她已经有孕三月，自己却还不知！”

“三月？”岱岚一惊，“这怎么可能？她自己不可能没有发觉，没叫太医院的人诊过脉吗？”

“皇上今年已经二十三岁，却只有两位公主，任何一位妃嫔生的皇子，都有可能改变蜀广的历史，所以整个后宫，可能都容不得僖贵人的这个孩子！”苏幻风叹了口气，“她十五岁入宫侍奉，如今已过六年，宠爱如昔，她诞下的皇子，极有可能就是未来蜀广的天子！”

“你是说皇后容不得她，所以才逼得她不得不自尽？”岱岚声音逐渐阴冷，变得有些急迫，“真是男胎吗？”

苏幻风认真看了他一眼，“也许只有老天才知道。”

“那到底是不是皇后？”

看着岱岚双拳已经握紧，似乎蓄势待发，苏幻风却只是叹了口气，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能够有权力让太医院的人不要多嘴，只让僖贵人以为自己是身体调养不适，这样的人，应该不是普通人吧？”

岱岚神情渐渐放松下来，“你打算告诉皇兄吗？”

“当然不！”苏幻风异常坚定地摇了摇头，“他如今腹背受敌，这件事只会让情势变得更加凶险难测，还是不要说的好！”他疲倦地叹了口气，“如今局势未明，对我们多有不利，还是隐忍蓄势，一击破敌的好。只要给对方留下一口气的喘息时间，怕是天下倾斜，社稷不稳！”

“有这么严重？”岱岚皱着眉，声音沉到了底。

苏幻风看向一边，“这和他的江山有关，不容有失，即便有九成的把握，我也不敢贸然出手，只等十足完美，才是最好时机！”

岱岚点点头，“幻风，我现在终于明白，当年皇兄登基的前一夜，你与我在桂花树下饮酒时，对我说的那句话的含义了！”

苏幻风清冽一笑，净白的面容在阳光下耀眼夺目。而后，他深深望了岱岚一眼，幽幽叹了口气，转身翩然而去。

温暖的热气烘人如酥，轻轻捏起银盘中的一粒葡萄，面容姣美的女子换了更为舒服的姿势躺在软榻上，岁月虽然在白皙的脸上淡淡留下痕迹，但如果不说她就是当朝的太后，只怕都会以为她不过是皇帝年长的姐姐罢了。

轻轻剥掉葡萄的外皮，嫩绿如琥珀的果肉在两指之间微微颤动，慢慢递到唇边，缓缓含住，无聊又慵懒的表情中隐隐透着一丝享受。

太后缓缓睁开修长的凤眼，“詹春还没回来吗？”

一旁侍立的宫女上前答道：“是！”话音刚落，就听一阵轻巧的脚步声传来，一个杏衣宫女匆匆走了进来，在软榻前跪下行礼，声音清脆地说道：“太后娘娘，奴婢回来了！”

“怎么样啊？皇上还气着呢？”太后声音慵懒地问道，缓缓伸出手，撑起自己的身子。

“奴婢去时听闻皇上发了好大的火，东西摔了一地，奴才们跪了一屋子，却没一个阻拦得了，末了还是请了苏幻风过去，这才给劝下来。奴婢回来时，皇上那边已经传膳，摆在御心殿了！”詹春声音清脆，说起话来不急不缓，宛若珍珠落于银盘。

太后满意地点了点头，“那很好啊。御心殿？御心殿……这是想让皇上事事顺心呢，亏了幻风这孩子有心！”眼神中光彩逐渐暗淡，她慵懒地靠在软垫上，“皇上为什么气呀？”

“说是沈太傅抱病在家，已经半月没有上朝了。”詹春说到这里，缓缓抬起头，对上太后漆黑的双眸。太后灵动的眸子微微一沉，冰冷地扯动了下唇角，“那可不成呀，既然病得这样严重，内务府的奴才们怎么没有通报过来？”

“是，内务府此事做得不妥。”詹春立即就明白了，低下头附和道。

“既然如此，内务府上下罚俸一个月。你差人去太医院一趟，传哀家的旨意，要太医院的人立刻前往医治沈太傅，三日之内，必要康复，否则哀家要太医院的人一同陪葬！”太后拢了拢鬓边碎发，笑容更盛。

詹春点头应下，起身就要往门外走，一个守门的丫头匆匆跑进来，小声道：“禀太后，醇贵人与凤贵人来给您问安。”

太后吩咐詹春道：“就说我已经睡下了，这个安也不必问了！”

詹春应了，扭身快步出了太后的寝宫，穿过偌大的大殿，刚到门口，就闻到一股令人舒心的香气。两边的小丫头打了帘子，詹春刚迈出去，就见两个粉雕玉琢的女子立在雪地上，一个裹着纯黑色的裘毛大衫，一个披着红色的火狐狸皮毛大氅，两件衣服光亮无比，竟无一根杂色，华贵绝伦。

“詹姑姑！”因詹春是自小服侍太后的，虽然是个奴婢，醇贵人却十分客气有礼地招呼着，脸上笑容十足。

詹春连忙回礼，一脸可惜，“太后昨日一夜未睡，刚刚躺下，两位贵人来得不巧！”

醇贵人急忙点头，“是我们唐突了，幸好没有扰到太后休息，不然真是我们的罪过了！”秀气的眉毛微微一荡，“既然太后已经就寝，我们就先行告退！”

“是，雪天路滑，两位小主慢些！”詹春往石台下相送。

“姑姑留步，不敢劳您再送了！”醇贵人点头浅笑，与凤贵人携着手远远去了。

詹春看着她们的背影出了凤仪苑，这才招手叫来个守门的丫头，“你腿脚快，去太医院，叫杜奕衡过来！”那小丫头急忙答应，脚步利落地去了。

凤贵人年纪刚过十五，跟着醇贵人往宫里走，心中还是纳闷，“不过是个奴才，姐姐怎么这么客气？”

醇贵人笑看了她一眼，“你当她是简单的人物吗？能在这宫中活下来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不简单的，更何况一个奴才。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我给她十足的面子，算是礼多人不怪。佳艺，你年纪还小，很多事都不懂，这皇宫的水呀，可深着呢！”

凤贵人点点头，两个人路过鼎新苑时，深红色的大门紧锁，看不出一点生气，凤

贵人脸色一变，“就像……那个僖贵人一样？”

醇贵人侧过脸，妙目在鼎新苑的匾额上一扫而过，精致的脸上瞧不出半点表情，声音也是淡淡的，“你不想像她一样，就最好放聪明一点！”

“可是，皇上那么宠爱她。”夙贵人说到这儿，慢慢垂下头去，口气略微酸涩。

醇贵人秀眉一扬，眼神中杀意亢张，“在后宫之中，皇上的宠爱就像砒霜，得到的越多，死得越快！”

夙贵人冷冷打了个寒战，扶着醇贵人的身子，“姐姐，我突然好冷。”

“别在这儿站着了，赶紧走吧。”醇贵人扶着她，加快脚步，奔着自己的宫门走去。

苏幻风所住的小院，位于皇宫的一角，满院的月桂树挂满了白雪，院中一面小小湖泊是从御花园最大的湖泊中引暗水而成，此刻已结了冰。房间不多，只有三间宽敞的大房，两间下人所住的小室。正房门口，悬着一块楠木匾额，上面写了四个大字：秋水长天。铁画银钩，笔墨淋漓。

屋子里更是别无他物，青石地面，四壁萧然。一桌一椅，桌上摆着一张瑶琴，一管洞箫。一扇绣满了梨花的屏风摆在床前，床边立着两盏琉璃灯，苏幻风此刻已沐浴完毕，正侧卧着看书。

书是前朝号称雅公子的丁岚所著的《风华实录》，他也不急着读，每日只翻几页，一本书足足看了半年有余。

室内空气清新，隐隐透着一丝冰凉的香气。一个侍女正在屏风外小心翼翼地拨弄着炭盆，火红的炭映亮少女的脸庞。苏幻风侧了个身，修长的凤眼在书页上扫了几眼。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他抬头，透过屏风隐约看到一个秀气的身影闪进来，一边掸着身上的雪一边绕过屏风，解开身上的大氅丢到椅子上，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清新笑意，“竟然还是这一本？”

“不过是个打发时间的玩意儿。”苏幻风随手将书放在一边，“外面下雪了？”

“是，可比年前那场大多了！”少女悠然一笑，灿若光华。

苏幻风一听来了精神，坐起来从窗口向外瞄了几眼，“怕是要下到明早！”眼角瞥向原本拨炭的侍女，“去给鄢知上杯热茶来。”转向叫鄢知的少女，笑道，“瞧你

笑成这样，一定是得回来什么消息啦。”

鄢知点点头，“半好半坏，你也别太高兴。许多线索已经中断，很难再查下去。”

“别卖关子，说来听听。”苏幻风坐正了身子，一副认真无比的模样。鄢知叹了口气，“和你所料相差无几，当日的确是有太监通报的，说是皇上传召，所以僖贵人……也算是奉旨而去。只不过，事后传召的太监与僖贵人的宫人，已经全部服毒自尽，算是死无对证。当日情形也算紧迫，僖贵人盛装而去，刚迈进鼎新苑，却给人制住，告她无诏而来之罪，撕扯间，又在身上寻到匕首，僖贵人有口难言，百口莫辩，最终自杀在桃树下，真是可怜！”

苏幻风双眸微眯，“既然知情人已全部服毒身亡，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说来也巧，当日僖贵人接了假诏，美滋滋地梳洗打扮时，一个贴身的宫女不小心摔了她最爱的钗子，于是给关到密室去了，因此避过一劫。”鄢知说到这里，脸色突然一变，“不过既然我找得到她，想来旁人也找得到，如今生死却也难料了。”

苏幻风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当时伴驾的侍卫总管是谁？”

“英禄。”鄢知一笑，“他因为这事，还被太后升了官，真是因祸得福！”

“英禄……”苏幻风喃喃重复着这个名字。

鄢知在一旁又道：“刚才我见杜太医喜滋滋地出宫去了，说是太后懿旨，要太医院的人三日内医治好沈太傅的病！”

“这可真是个美差！”苏幻风扯了扯嘴角，难得露出个笑容来，“明日一早沈太傅必定生龙活虎地上朝，杜太医医术高明，怕是要赏赐无数呢！”

鄢知点点头，“这话不错，太后都下了旨，沈太傅再敢胡闹，怕不是丢了官，就要丢了命。他那么聪明，自然懂得见好就收。”

苏幻风轻轻一笑，闭上眼沉思起来。

这一年的三月注定与众不同，窗外夜风卷动雪花，从黑暗的天穹缓缓飘落。院子中的月桂枯枝落满了积雪，白得刺眼。

这一年，太后依旧暗暗把持朝政，皇帝手中权力所剩无几。

这一年，苏幻风十八岁，已是瀛月阁总管。这个职位，没阶没品，从前也没有先例，可这宫里宫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人在皇帝心中的分量。

第二章 何处繁华笙歌落

东方刚刚破晓，马车已经停在朱雀门前。

沈寄昶在小厮的搀扶下慢慢地下了马车，只见众位同僚已经陆续到了，正三三两两往宫门里走。有人眼尖看到了他，急忙过来问候：“多日不见，沈太傅的病可全好了？”语气之中，隐隐透露出些许关心。

沈寄昶点点头，回了一礼，“劳您费心惦记，一把老骨头，将养了半月，总算是行动自如了！”

“是，如今年纪大了，更要懂得养生之道，不可再意气用事！”一位与沈寄昶交好的大人小声提醒。

沈寄昶哪里听不出话中的弦外之音，幽幽叹了口气，“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年纪越发老了，力不从心，只是惦念着先皇临终嘱托，要臣固国安邦，因此不敢懈怠，只可惜臣子有心，天子无意啊……”声音缓缓弱了下去，带着无限伤怀，“为臣者，当冒死以谏，竭力尽智，死而无憾！”

昨夜一场大雪，今晨气温骤寒，冷风扫来，很多人都打了个寒战。沈寄昶仰头看了看灰暗的天穹，摇了摇头，就要往宫门里走。

“沈大人！”背后一个洪钟般的声音响了起来，沈寄昶颤巍巍地转身看向来人。一老者白发白须，但精神奕奕，脚步如流星，匆匆走来，一身官服熨烫得十分整齐，褶子也没有一个，他见到沈寄昶，脸上露出一抹讥讽的笑意，微微拱了拱手，“沈老在家将养了半月，如今身子可好了？沈老真是好福气，能在家里躺着，我要是有几日这样的闲时，真是要念几声阿弥陀佛了！”

“多谢牟公记挂，已经太好了！”沈寄昀面色平淡地回了一句，不冷不热，听不出什么口气。

牟谦与沈寄昀同朝为官近四十载，两人政见不合，从朝堂之中斗到宫门之外，又都谋心算策，旗鼓相当，多年面和心不和，乃是朝堂之上尽人皆知的秘密。他听了沈寄昀的话，撇嘴笑了笑，淡淡道：“那就赶紧吧，别让皇上等着咱们！”说着，率先一步进了宫门。

沈寄昀望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跟了上去。

“啊——”近乎嘶吼的惊叫从凤仪苑正宫传来。

詹春猛地从半梦半醒间惊醒，从小床上翻身而起，绕过蜀绣的百鸟朝凤屏风，拉开床幔，叫道：“太后！”

太后满头冷汗，脸色苍白，一头青丝披泻在肩膀上，脸色十分难看，惊恐地握住詹春的手，“她回来了，她来要我的命了！”

“太后！”詹春叫道。

“我就知道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我就知道她不会放过我的！春儿，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太后死死抓着詹春白嫩的手臂，仿若漂浮于死海之中紧紧握着救命般的稻草，长长的指甲几乎要陷到詹春的肉里。

詹春却不敢叫疼，“太后别怕，那是梦！”

“不，不是梦！我看到她了，在火中浑身是血，她一直冲着我笑，露出森白的牙齿，不是梦，那不是梦！”太后的声音激动得越发尖锐，十分刺耳。

“太后，太后！”

“她把那个孽障送进后宫来了，她把孽障送进后宫来害我了！他会怎么害我？给我下毒？还是……”

詹春用力摇晃她冰凉的身子，“太后，太后！”

她一下子就怔住了。

“我……不……对哀家已经是太后了！”她的声音慢慢冷静下来，苍白的面容上重新现出淡定的表情，“一切都过去了！”